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七編

清代稿鈔本

第三三〇四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七編

清代稿鈔本

第三〇四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主編 桑兵
副主編 李昭醇 程煥文 劉洪輝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第三〇四冊目錄

撫豫宣化錄

撫豫宣化錄

三卷

田文鏡

撰

鈔本

宣化錄序

今

夫子龍虎九五有圖徵諸百慮。建我行令。宥其憲。送政于以代。成俗為首歸。於是慎簡賢梓大臣。布直隸諸省。俾若因其地之土宜風尚。酌劑乎中正以為言。

控辭之日咸稟

聖訓再三上復懇摯詳盡。洪纖具舉。遠迩不遺。固已統八荒而包六

合靡不在

九重。寧、生、間、矣。歲甲辰。大中堂。苗公。由晉藩移豫。不踰年。著秩文。

梓、^上天垂明矣、臨事果決、以處中外四十餘年、更事多而練習
久於吏治、若駕輕車、而馳坦道、若揚高帆、而行順流、又若庖丁解牛
批郤、^下窺、無不洞中機要、故為力不勞、而收效倍速、三年政咸豫以
大治、爰集其文章條教、^所與屬僚相誠勉者、彙而梓之、命曰宣化
錄、^蓋宣

上德意、^下化於下、^是昭示來許、俾知^所率循甚盛心也、嘗考自古極
武之治、時雍風動、斷推唐虞、而究其所以致此治者、固不獨都俞
吁咷、與廷臣交儆於一堂、亦由四岳十二牧、分猷莅政、各治一州、敷播
德澤於外、以共成邦^上隆之理、^內外相維、岳牧之^下、^上如^一、^今之^膏

撫古之岳牧也。豫居天下之中，四方於是觀望焉。一貴視他省為更重，而表率倡導，樹之風聲，以為天下先。其稱職視他省為更難。

髮之父，若有之於嚴嵩駿甫者，之為一時豪強，內不自安，而庸爾。

契以之。又以不能苟容為懼。及其政成。而上下相安。頑夫廉而懦。夫立。然後知雷霆雨露。莫非滋生長養之恩。而大烈之難犯。遠勝於水弱之一敗。而不可抹已。且夫為治。必有其本。不探其本。而徒泥其跡。不可以言治。

聖諭督撫大吏。非智仁勇兼備者。未易當斯任。而獨為田公首屈一指。大哉。

王言。洵服官之寶鑑。而從政之良規也。公觀人有洞垣之明。察事有然犀之照。人咸服公之智。利害不足動其心。毀譽不足搖其志。人咸服公之勇。而不知其精明強幹。一本於至誠。則恒以出之。此

甯之所謂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蓋不忍於一路之勞^於謀生也
之利則雖主任勞任怨而女行弗恤子爾彼靡靡喪之謗豈何損
于東河誰畧之歌復何

管理沂東山東直隸地方吏部右侍郎年家眷弟累駁
嵇孟筠頓首拜撰

夜後進共輔

皇猷鼓壽斯民同歸至善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

至誠之睿哲勸精圖治

上諭頻頒而實令羣臣條奏執中用民固已巨細畢該美善備舉矣大小臣工躬身而力行本之猶恐不及今復以副都御史之言請而受之梓人公諸同事恐尤副都御史之素也雖然嘗密切規支天子天高而在上莫不仰沾而蒙膏不藉日露以星霜以為之歛者當達風雨以為之貲舒四門八節以為之宣布今

皇上之恩、天也。湖都御史之言、猶月露生霜、當建風雨、四時之節也。
者、大行拜手禮言一枝郵封傳達之時、凡在虧員、雖莫不窮目而經
心、然亦極持行守法有吏、是不狃于不時吊問、且官之考易不常、以
至之官吏、苟失於之向、孰知往歲行過有累、而為之稽查、豈宜耶。
仰祈將主疏條奏、文移告示、福至、凡上有聞於

國是、中有旨於吏治、下有益民者、是於國後正、剖厥頒行、俾虧員
各置一冊於案、間、是夕展觀、奉而行之、其宣

聖化於無窮、洵足稱新進之指南、未可目為尋常之符也。

雍正五年九月初一日奉

詳請錄刊梓豫宣化錄文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費貢金音、河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彭維新、河南通省勦盜糧務分守開歸河道楊夢琰巡視河南通省征撫兵備通祝地鵬、分守河北等處道朱藻、河南等處蘭芬為今詳請刊梓協審政以便查閱是行事而其事古服官自有先烈為模楷脩昊執事者有實為首程況列都御史才本性成姿由岳降歷仕中外逾四十年臨政改善謨猷練達又恭膺寵命昇以巡按重任就奉恩倫充之

聖訓兌行於皆所試驗而言者必有由來本司等奉行之下懾志傾心
三年以未今已咸快上自經

國之大政贊勅之良謨及夫蒼佐情偽閭閻瑣俚卒不具脩而又辭
暢所欲言々又盡意凡理之當然事之所有情之必至者皆所詳憲
至於酌其後急又其重往因時而設隨地而施相机而行循序而進者又
莫有大中立正一定不易之規_不且下行文告尤為更治令科時而審言
揚厲則字挾風霜而聲溫言則言皆殊玉時而累牘_旨篇
直可振聾啞聰時而充衷下向又能廣詢豪諷妨民者必盡革
而革置善世者必孚行而苟久固其_欲所言以起貞士之風氣獎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南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並理河道加二級紀錄三次由

批

郵降之代不廢文辭敷政之臣當欽時命本部院恭膺
特簡畀以考疆首引庸愚有慚斧鉞然而

左明石上

庸美無遺

諭訓所須

倫言畫漢是之以奉無越阻執以施之、藉、
嘗觀夫古之明聖教者註疏不
足、列傳以釋大古之宜至者咸使清知列重之以昭鐸、三集

未、書。比快試觀此書所言，能有一語出於
皇上訓旨之外者乎？敢有一語違于
皇上訓旨之中者乎？其受

恩深重，而稽首聽言者，不詩所詒

天子萬年是也。其芻蕘一以，而入告我

后者，即書所謂敷奏以言是也。其下諸有司而條分縷晰者，無如

同寅協恭之大義，其諫諍

國門而令り禁止者，無勿督善惡之之心，惟冀在位之君子，各

以臯夔稷契自居，而共著夫